

天涯社区
Tianya.Tianya.net

搜狐读书
book.sohu.com

新浪读书
book.sina.com.cn

腾讯读书
book.qq.com

红袖添香
www.hongxiutianxiang.com

留学人生真实再现，全面超越《别了，温哥华》。

天使错过的女孩，你的爱值多少钱?!



悉尼塔

的约定

The Date With
Sydney Tower

止止◎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悉尼塔

The Date With
Sydney Tower

的约定

如果不能够再拥有，唯一可以做的，
就只剩下不要忘记……

止止◎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悉尼塔的约定/止止著. —北京: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08. 3

ISBN 978-7-5057-1876-0

I. 悉… II. 止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24151 号

上架建议:都市言情·畅销书

书名	悉尼塔的约定
作者	止止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规格	787×1092 毫米 16 开 16.5 印张 180 千字
版次	2008 年 4 月第 1 版
印次	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1876-0
定价	22.8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64668676



楔子

熙熙攘攘的人群在拥挤低矮的机场里晃荡，阳光刺眼，空气干燥，气氛嘈杂。她在恍恍惚惚之中斟酌词句，因为她有一个很长的故事要讲。

这个故事持续了她人生之中的三百六十五天，她短短二十一年生命之中的一整年时光。在此之后，她也许永远都会记得这一年，就算她竭力想要忘记。

她在极南方的一块大陆上，越过赤道的南方。越往南越寒冷，越往六月越萧条。她头顶上的天空广博而透明，这里气候宜人。她要离开了，这景象却丝毫未有改变，只是她胡乱潦草印刻下的记忆注定会成为今后噩梦的来源。

她会忘却，直到被时间埋葬，而这一年也被风化得如任何一年一样平整。她回首的时候，回忆会如一整片绵延千里的荒漠，所有的跌宕起伏、精彩纷呈都如单调的黄沙一般毫不出奇。



1

电梯停在第五层，门缓缓打开。胡贤熙踏出电梯间，一股熟悉的气味扑面而来。

这是酒店的气味，有点发霉，混杂着地毯的微尘、空气芳香剂、各类香水和某些不明液体的气味。她又看了一眼手中那张写着地址和房号的小纸片。

她一边默念着房号，一边向灯光暧昧的甬道深处走去。饭店的走廊总是这样，灯光似乎无法驱散空气中纠缠不清的意味。松软的地毯将所有的声响都吸收殆尽。

“就是这里。”她对自己说。

她停在一扇白色的门前，暗暗期待能快点完事拿钱回家，希望这个住在高级饭店的主顾小费能给多一点。

贤熙往下拉了拉裙沿，针织大V领连身裙的毛料非常服帖，包裹着她的身体。领口开到了双峰的中央，将大半个胸部都露了出来，裙沿也刚刚及到大腿，整条腿也袒露无疑。她身材不坏，胸部高耸，臀部高翘，腰又缓缓地划出漂亮的向内的弧线，亚洲人小巧柔软的身形让她有着小野猫一般的性感。“exotic”，她的公司这么形容这些漂亮的亚洲小妞。

她深吸一口气，按下门铃。门的那一边传来连续的咚咚声。

一个中等身高、略微偏胖的白人男子出现在门后，头发夹杂着大量的白发，发际线也很靠后，下身只围着浴巾。他微笑着看着贤熙，用审视商品的目光将她从上自下打量。Exotic indeed。男人的心里大概这么肯定着。

贤熙给出一个浅笑，心里也暗暗庆幸这次主顾还不坏。

“Coming.” 男子挥手招呼贤熙进房，脸上露出跃跃欲试的笑容。

贤熙迈了进去。

贤熙走出房间时已经是清晨五点，比她预计的时间要长。这男人对她不坏，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，只是想尝尝鲜。他大概已经结了婚，出来找个小姐不过是想换换口味，特别是异国的年轻小姐更好。

贤熙完事之后稍微睡了一会儿，从噩梦之中惊醒后才发现已经是早上五点。男人还在熟睡，他已经把该给的钱放在了梳妆桌上了。贤熙拿着钱，走出房间，心里甚至有点感激这个男人，他竟然还记得把钱放在桌上再

睡觉。

现在是四月，在澳洲正是秋天。澳洲的秋天总是很多雨，这和贤熙的家乡很不同。贤熙的家乡总是春夏多雨，秋冬干燥。不过下雨的月份倒是一样的，四五月，不管是在北半球的家乡，还是在南半球的悉尼，总是湿漉漉的。

贤熙环抱着自己的身体，站在空荡荡的大堂门口等出租车。她脸上的妆已经掉得差不多了，口红也已经被抹掉，只在嘴唇周围留下浅浅的红色印记，睫毛膏把眼周晕了一圈黑色，粉底斑驳，显出一条条的沟壑，像给她年轻的脸上填上的皱纹。没有人对她指指点点，门童只是对她微笑表示礼貌。

她透过玻璃墙，看着灰色寂寥的街道，满不在乎地拉着脸，好像匀不出力气来扬起嘴角。她感到浑身乏力，如果可以，她会瘫倒在地上。

这间酒店位于市中心的闹市区，对面就是一家拥有上百年历史的购物公司 Queen Victoria Building。酒店后方就是南半球最繁华的购物街 Pitt Street，还有全澳洲最著名的两家百货公司 Myer 和 David Jones。平常总是人流汹涌，车流如梭，现在整条街都空无一人，只有半明的天幕和灰色的建筑。贤熙仔细审视着街道对面那栋漂亮的欧式建筑。黄色石质，镂空的玻璃橱窗上贴满了巨幅时装海报。漂亮的 Model 们穿戴着各种世界顶级品牌的新秀品，或是在沙漠，或是在丛林，千篇一律的厚重妆容和若有所思的空洞表情。海报很漂亮，只是在清晨五点不会有人去欣赏它们，除了时不时驶过的蓝白色公车，整个街区似乎被人遗弃了。

贤熙揉着自己的脸，粉屑胭脂沾了一手。折腾了一整晚，所给的小费如她所料并不少，五百澳币，还有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003

五百澳币的服务费，除去上头的抽成，她一晚赚了九百块。她按了按拿在手里的小包，触到一叠钞票，顿时感到很满足。这种满足感足以抵消她心中难以抑制的罪恶感。

门童打开门，向她示意出租车已经停在门口，贤熙回过神来，冲他微笑，走出酒店。一阵冷风迎面扑来，她颤抖起来，全身的毛孔都被灌入了寒冷的空气。

“又是一场噩梦而已。”贤熙闭上眼，心里这么想。

过了几日，贤熙便忘了那个男人的样子，她身体的异样也已消失，仿佛一切都未曾发生，除了待在钱包里的九百块。通常，贤熙会刻意不去记住对方的模样，可是他们的气味却无法抵挡地留在她的记忆深处。各种男人的体味，白人的、黑人的，亚洲人的，年轻的、年老的，有的是干净的须后水味，有的是恶臭，有的是酸酸的汗味，有的则是说不出的雄性气味，这些气味驱之不散，留在她的鼻腔里。但渐渐地，她连这些气味也记不住了，她已经麻木。这或许是好事，她不用在出去接客后的第三天仍然从噩梦中惊醒，恐慌地奔到洗手间不停地用力洗刷自己。

其实她干这行也不过半年，贤熙甩甩头，想不起具体是哪一天。她只记得，那天母亲给她打了一个电话，哭声还犹在耳边，她烦躁粗鲁地挂上电话，然后看了一部电影叫做《十五岁半》。电影很糟糕，女主角要卖身帮父亲筹措医疗费，马夫对女主角说：“你就走进房去，闭上眼，躺下，张开大腿就行了。”

女主角这么做了，贤熙也这么做了。

从一开始贤熙就知道，在澳洲的留学生之中，有的女生就在做这一行，就和国内的女大学生出去坐台一样。

那些女生或者像她一样给一家“服务公司”当小姐，或者是找人包养，最好是直接找男留学生、有钱的公子哥或者高干子弟。这些女生有的是为了虚荣，本来殷实的家庭无法满足她们豪奢的欲望，几万澳币的包、几万澳币的鞋子，不靠额外的金钱来源，再殷实的家庭也负担不起；有的人真的是因为家境困难，借钱出国，但又无法支撑所需的生活费和学费。在澳洲，合法打工时间只有二十小时，普通工作一小时才十五块，还要扣三成的税，除去卖身，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继续她们的留学梦。贤熙哪种也不属于，是命运的乖张把她推到这个位置的。

当然，电影的结局是女主角重获新生。

当然，大多数误入歧途的女留学生也重获新生，但身体和心灵的某一部分也许永远缺失了。

吃过早饭，贤熙去学校。说早其实也十点了，她塞上 iPod，根本不是为了听音乐，只是想把自己和周围的喧闹隔绝开来。

全澳洲最好的大学之一，就是那样。几百年前的老古堡，对面是七十年代学生反战时集体静坐的教学楼，间隔着草坪和树林，然后是南半球最大的图书馆 Fisher，虽然看上去很像联邦监狱。刚刚踏入成年期的年轻男女们，集中在这里展现他们的激情，以各种名义反对一切事物，反战，反美国，反全球化，反 WTO，反 IMF，反现任总理霍华德，反一切能反的东西。这种无力的反抗却更加证明这些年轻男女们毫无权力，而社会是老人们掌握的游戏。但这些和贤熙无关，和贤熙有关的是在去任何一间教室的路上她都会收到无数传单。

“嗨，小傻瓜！”一个矮小的女生隔很远就冲贤熙

打招呼。她是 Laura，斯里兰卡裔澳洲人。

“嗨，最近怎么样？”贤熙取下耳机，开始和她聊天。无非是周末 Laura 又去哪里，哪间夜店的 DJ 很帅，她又碰到哪个帅哥之类的话题。贤熙热切地跟她聊着，因为 Laura 是她的朋友，大一的时候她们在同一个 tutorial，一起做 group assignment，大二又修同样的课，又被分在同一个 tutorial，又一起做 group assignment。她们有时一起去吃饭，喝咖啡，抱怨课业太多，assignment 做不完。Laura 是贤熙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，于是就算贤熙心里并不热衷这样的对话，她还是会装作很有兴趣地和 Laura 聊着。

小 tutorial 教室里已经坐了十二三个人，大多数学生已经来了。Laura 和贤熙选择了靠窗的那一排位置坐下，继续聊着 3 Monkeys Club 里面的奇闻轶事。

Tutor 在 Laura 和贤熙坐下之后进来了。他开始点名，Laura 安静下来，贤熙托着腮开始走神。

Tutor 大概三十岁出头，亚洲人，不高，戴着一副眼镜，总是穿西装打领带。在大学里，这种教授都穿 T-shirt 和 jeans 的地方，很不常见。

这间 tutorial 教室没有冷气，贤熙记得，夏季最热的时候，大家都穿着最清凉的衣服，大声抱怨天气炎热潮湿，tutor 却安静地坐在教室中央默不作声。贤熙故意逗弄这个 tutor，说道：“天气真热是不是？特别是还要穿西装打领带！”说完，她俯首暗笑，大家都爆笑着看着西装革履的 tutor。

“对啊，别忘了还有衬衣底下的 T-shirt。”tutor 看着贤熙笑着说。

想起这些，贤熙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，她喜欢这个 tutor。她也不知道这种喜欢是因为他幽默又很会教学生，

还是作为女人而把他当成男人的隐约的喜欢。

贤熙不敢去想这个问题，她一眼就瞥到 tutor 左手无名指上的婚戒，心里隐隐作痛。前几天，她还和另外一个男人上床，她狠狠地在心里扇了自己一个耳光，接着收起笑容，冷静地看着 tutor 的侧脸。

“当然，喜欢他还因为他是个 tax lawyer，有钱的主，如果能包养我就更好，不用出去打野食了。”贤熙在心里狠狠地说，“我就是这么个贱货。”

半年之后，当 Paul，就是这个 tutor，站在床前吼叫着，愤怒地大声质问一模一样的问题，摔门离开的时候，贤熙觉得这就是报应。她是个婊子。她不配爱上任何人。

“今天，我要检查你们的作业！”Paul 笑着宣布。

教室里马上被一片叹息声和小小的嘟囔声淹没。

“上个星期不是已经查过了吗？又查？”一个矮小男生嘟囔着。

“就是啊。”有人附和。

“哥们儿，没关系，这次查完，Paul 就只剩两次检查机会了！”一个高大的男生说道。

Paul 听到了最后一句，脸上浮起小孩子般的淘气笑容，“哥们儿，你也别忘了，还有两次。你还得继续做作业，保不准我下个星期又查。”Paul 冲那个高个男生笑着。

Paul 一边说一边踱步到每个学生桌前检查他们的作业。

贤熙把作业簿摊在 Paul 面前。Paul 翻看着她的本子。

“全都在这里了！”Paul 翻到了最后一页，贤熙提醒他。

“全都在这里吗？只做了一半的题目？”

“不对，这些是全部的题目。”贤熙知道 Paul 在开玩笑，也笑着争辩道。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007

两个人相视一笑。Paul 在贤熙的本子上写上 $1/1$, 1 out of 1, 满分。

Tutorial 是关于现金流和收益平衡表的课程，Paul 拿着笔自信满满地轻轻挥舞着，表格和数字好像也变得极为简单。

“在做折旧计算的时候呢，我有个‘秘方’。”他眨眨巴眨巴眼睛，看着班上的同学，抿着嘴笑。

“Paul，你就快点讲吧，不要卖关子了，你总不希望我们全都不合格吧？”那个高大的男生伸着懒腰笑着调侃。

“那得看你能给我什么好处了。”Paul 收起书本，作势束手不管，抱着胸笑着。

“今晚你的啤酒我买单。”高大男生大声承诺。

Paul 爽朗地笑起来，“成交！”接着拿起笔画起表格来。贤熙托着头，也静静地笑。

Paul 是一个很好的老师，很多同学都这么认为，Paul 比 lecturer 要清楚得多。贤熙也这么想，当然她没有去 lecture，那天她在酒店接客。

上 Paul 的 tutorial 是贤熙生活中很少的快乐之一。只有这个时候，她才感到很轻松，不用去着急挣钱，着急生计，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，和别人没什么两样。

Tutorial 结束，大家鱼贯而出。Paul 在回答一个学生的问题，贤熙没有跟他说“Thanks”便尾随人群出了教室。余光之中，贤熙似乎看见 Paul 瞥了她一眼。

“嘿，这边啦。”一个尖细的带着极重台湾口音的声音划过餐厅上空，贤熙一下子就找到了坐在餐厅中央的 Sherry。

Sherry 是个高鼻小脸的台湾女生，鼻梁上架着一副钛合金的眼镜，长长的卷发，嘴唇有些厚，这样的人能言善道。Sherry 和贤熙从第一次见面似乎就很投机。

“人家可是北一女的毕业生，台大中文系的哦。”贤熙还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Sherry 这么自豪地介绍自己，当然还有她浓浓的台湾口音。

“哎哟，你们上课也太好混了点吧？”Sherry 对贤熙说，“两小时的 tutorial，一个小时多一点就搞定。”

“老师讲清楚不就好了，干吗要拖那么久？”

“话是这么说，可是你们是付了钱的哦！”Sherry 捏着拳头轻轻地砸向贤熙。

贤熙望着 Sherry 傻笑，两人一起起身去买寿司。

餐厅里挤满了正在用午餐的学生，喧闹异常。寿司吧前排起了长龙，并且移动得极为缓慢。等了好一会儿，两人才买到，找了一个偏僻的空位坐了下来。

“你们家现在到底怎么样啦？”Sherry 边吃边问。餐厅里太吵闹，贤熙没有听清楚：“你刚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”

Sherry 提高音量，用又尖又利的声音说：“你们家现在到底怎么样啦？”

这个问题像一把尖刀一样刺进贤熙的心脏。她如果不去想，就尽量不去想。她看着手里咬了一半的寿司，橘色的生鱼片耷拉出来，突然觉得恶心，就放下了，“还不是那样，我爸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做什么都迷迷糊糊的，问他什么都不清不楚。估计这次栽得很严重，卡死了。我也不知道。”贤熙不想继续这个话题，她又捡起寿司咬了一口。生鱼片咬下去软塌塌的，喉咙里一阵恶心，芥末又一下子刺激到鼻腔。她捏着鼻子将半块寿司吞了下去，就快要喘不过气来，耳朵里满是母亲的哭声，

父亲疲惫的叹息和无奈的遮掩，她突然觉得很没有安全感，钱，她需要钱。

“那你也好好问问看啊。” Sherry 兴致勃勃地咬着她的照烧鸡肉寿司。

“问也没有用。” 贤熙决意停止这个话题，“你妈妈在大陆的生意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”

“还不错，在大陆的工厂运作得蛮好的。虽然技术还不是很成熟，但是那几个年轻人很有想法也很有能力，我妈说如果运作得好的话，大概可以赶得上十月份开始的旺季。” Sherry 回答道，她的母亲是在大陆投资的台商。

“那就好，不过大陆的环境有时很复杂，还是小心一点，该打点的还是要打点一下。” 贤熙提醒着 Sherry。

“知道啦。我妈说，会打点好的。其实也没那么糟糕啦，我妈说用不着担心。我们还是多多考虑下一个 assignment 怎么解决吧。” Sherry 顺势发出低低的哀号。

贤熙勉强笑着，两人开始抱怨些普通大学生的话题。贤熙还没有告诉 Sherry，她正在靠援助交际赚生活费和学费，赚将来念硕士需要的费用，在赚一切有可能需要的钱。总之，能赚多少就赚多少，不顾廉耻地赚。

贤熙没有想隐瞒 Sherry，她只是不知道从何说起。



2

“胡贤熙看起来家里很有钱，父亲是房地产开发商，母亲每天的工作就是打扮光鲜，出门喝茶打麻将。从小读私立学校，高中就到澳洲念书，朋友不是省长的孙子，就是矿业富豪的女儿。但其实，她只是个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的婊子。”贤熙恶狠狠地诅咒着，仿佛咒骂的是别人，是某个不认识的人。

半年多之前，贤熙父亲的一个地产项目被有关部门叫停，贤熙只大概地听父亲说，是一级开发商方面的问题。她父亲投了多少钱她不知道，她也不想知道，只想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入沙子里。

在大陆做房地产，父亲曾告诉她，至少是在她的家乡，每个房地产

商都是空手套白狼，根本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，全靠和银行高层拉关系、贿赂，以套取低息，甚至无息贷款来运作项目，自己投下去的钱不过是个零头，甚至纯粹只是打点关系的人情费和初期的设计费、材料费等杂费。这些没有任何成熟资本的房地产商都期望项目的回报率在100%以上，甚至200%、300%。如果楼盘销售不好，他们也可以毫无顾忌地继续开发第二期、第三期，银行不得不继续借贷，否则先期借出去的贷款就会真正成为死账和坏账，更会影响银行高层的政绩和升迁前景，于是这个资本黑洞越变越大，甚至最后变为以新贷款偿还旧贷款的利息。而在这一滚雪球的过程之中，账目时常不清，假账虚账层出不穷，用地的申报都充满猫腻，一旦被揭发，就是一桩祸事。某天某些人将家破人亡，血本无归。当然，当时的银行高层此时早已调离岗位，或者升官或者调往其他部门继续发财，而投资商早已赚取一期投资的利润，受伤的只是普通民众，如她父亲这样的二期投资商似乎也不幸地被卷入这个资本大黑洞。

“再穷，也不能没有骨气，爸爸希望你能记住这一点。”父亲平静地告诉贤熙他面临的困境之后这么提醒着她。

贤熙握着听筒，沉默以对。

她不过才十九岁，刚刚大二，梦想简单实际——完成大学学业，去美国读硕士，然后工作，干一番事业。她好像是一个正在玩拼图的孩子，正当拼图就要完成的时刻，有人一拳将所有的拼图击碎。她一下子瘫软在地，泄气和愤恨交织在心中。她想哭，她想挽救这一切，但不知如何去挽救。最后，她告诉自己这一切只是一个噩梦，明早醒来，一切就会恢复原样，她还是那个什么也不懂的胡贤熙。

但第二天醒来，一切都没有改变，这不是个噩梦，而是真切的现实。

她的信用卡上还剩一万五千块人民币，是上个月没有用完的信用额度，房租还剩两个星期到期，冰箱里还有三天的食物。她没有任何其他的金钱来源，需要马上办理休学，收拾行李，买机票回国。回去之后，她要面对父亲公司的烂摊子，天天上门催讨工程款的建筑老板和材料商，还有父亲半年前按揭买下的房子的余款和利息。

“爸爸现在最痛苦的是不知道该做什么，好像一切都没希望了。”五十多岁的父亲这么对她说。

不知道将来在哪里，不知道该往哪里去，该做什么。贤熙很想反击，她又怎么会知道该往哪里去，该做什么？一个活了五十多年的人，难道连自己该做什么都不知道吗？能不能不要再把绝望强加在她身上？她这么自私地想着，狂躁让她想将手中的电话狠狠地掷向墙壁，让这个绝望的载体粉身碎骨。

贤熙深吸一口气，心脏还在剧烈地跳动，连肋骨都被刺痛，她颤抖的呼气声让喉咙发出呜呜的声音。她极力平静下来，驱走自私的恶魔，她只说，让她考虑一下，便挂断了电话。

贤熙不甘心。她不甘心即将完成的一切被破坏，一张即将展开的完美画卷被撕毁。她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但她需要钱，她从来没有这么需要过钱。她需要钱来生活，需要钱去付昂贵的学费，需要钱来帮父亲付完别墅的尾款，需要钱来维持她优越生活的表象。对于钱的饥渴，第一次在她的生命之中显现出如此深刻的印记，像一把刀刻入骨头。那种恐惧与急切，使疼痛感一寸一寸地升级，她好像已濒临窒息的边缘。她不知道自